群書考索卷之七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illegible]璋校正

○六經門

六經總論上

漢諸儒

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於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

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小吏淺聞弗能究宣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吏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前漢儒林傳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長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

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
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中元年
初建三雍[明帝]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
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
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
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
虎觀考詳同異[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
高堂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弟為
講郎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自[安帝]薄於藝文博
士倚席不講[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補弟子增甲乙之科[靈帝]
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
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後漢儒林傳○[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
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
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

橫為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為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族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尚書古文學未得立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中興後鄭衆

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魯高堂生漢興傳
禮七十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
人慶普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
安國新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
興以後亦有大小戴禮博士雖相傳不絶然未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
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
傳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康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
長者故為鄭氏學康成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齊胡毋生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
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顔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
顔氏學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
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建武中郎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將尚書令
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
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

衆議而因不復補
前漢儒林傳贊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
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
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名
家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
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自丁寬施讎孟喜梁丘賀京
房費直高相則言易自伏生歐陽生林尊夏侯勝周堪張山拊孔安國
則言書自申公王式轅固韓嬰趙子毛公則言詩自高堂生及孟卿則
言禮自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瑕丘江公則言春秋
後漢儒林傳自劉昆洼丹任安楊政張興戴憑孫期則言易自歐陽歙
牟長宋登張馴尹敏周防孔僖楊倫則言書自高詡包咸魏應伏恭任
宋景鸞薛漢杜撫召馴楊仁趙曄衛宏則言詩董鈞則言禮自丁恭周
澤鍾興甄宇樓望程曾張元李育何休服虔謝該言春秋許謹則五經

無雙蔡元則學通五經。樊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
前漢藝文志云近世經傳世以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
務碎義巧說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
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元譚新論云秦近君說若稽古字至二三萬言。丁寬從田何受易復從周王孫受古義作易
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梁丘賀宣
帝行祠昭廟先歐旄頭劍梃墮墜刃向乘輿於是召賀筮之。京房從
焦贛其易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奏
考課吏法公卿皆以房言煩碎不可行因言石顯專權為顯所譖棄市
。費直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伏生孝文時求能尚書
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
。夏侯勝霍光欲廢昌邑勝言洪範傳光以此益重經術士勝始從夏
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從歐陽氏問為學情熟所問
非一師善說禮服當宣帝時議廟樂下獄黃霸從勝受經獄中初勝從

父子建自師事勝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學既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孔安國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得逸書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司馬遷亦從安國○王式以三百五篇諫昌邑○韓嬰作內外傳○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徐生魯徐生善為頌孝文時以頌為禮官大夫○房鳳鳳與王龔劉歆共校書歆曰春秋左氏可立共移書責太常○劉昆受施氏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注云昔黃帝作為清角後為洪農太守虎渡河○注丹作易通論七篇○景鸞能理齊詩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注解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各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自號曰禮畧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衞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謝曼卿善毛詩及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從杜林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初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後又著賦頌誄七首傳于世○董鈞習慶氏禮永平中

為傳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歆參議多見從
用。李育習公羊春秋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作
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何休作公羊解詁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
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
氏膏肓穀梁廢疾。服虔有雄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
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謝該建安中樂詳條左氏
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解之名為謝氏釋。許謹以五傳說臧否不
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鄭康成始通京氏
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三統歷劉歆作九章筭術周公所作）又從東郡張恭祖受
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盧
植事扶風馬融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
我乎中興以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
太守劉瓌及康成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孔融深敬於康成

從穫造門表紹使學康成皆不就後門人相與撰康成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駮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禀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範寗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康成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鄭興〕字少贛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從劉歆講正大義撰條例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曆隗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為之丞建武中杜林薦興因日食上疏帝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後與吳漢俱擊公孫述留屯成都初

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亘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
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鄭衆
衆字仲師即少贛之子也從父受左氏春秋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
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初梁松以縑帛聘請衆不從及梁氏事敗賓客
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虜欲令拜衆不爲屈意
氣勇壯雖蘇武不過復與馬廖擊車師使護西域是時肅宗議復鹽鐵
官衆諫以爲不可○范升習梁丘易時韓歆欲爲費氏易春秋左氏立
博士升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無因得立遂與韓歆許淑等互
相辨難升曰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
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
失道不從則失人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
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
○陳元習左氏春秋建武初元與亘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范升
欲不立左氏元曰丘明祖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

氏以李封為博士會封卒左氏復廢初元上䟽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
名。賈逵字景伯父徽從劉歆受左氏逵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
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尤明左
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䟽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
館時有神雀五采色帝問逵逵傳物多識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
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
神雀頌與班固校秘書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宫白虎
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
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至如祭仲紀季伍
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又五經家皆無以
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
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
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
十人教以左氏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選歐陽

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
并作周官觧故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
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
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
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亘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
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亘榮】字春卿習歐陽尚書
榮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
蒙稽古之力可不勉哉顯宗辟雍初成拜榮為五更○【丁鴻】從榮受歐
陽尚書鴻當襲封上書遜國於弟盛逃去交人鮑駿責之曰春秋之義
不以家事廢國事鴻感悟乃還就國後駿言鴻經學至行顯宗召鴻說
文侯之命篇拜侍中肅宗詔鴻與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
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帝親稱制臨决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
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鴻字孝公）○【馬融】字季長初摯恂
以儒術教授名重關西融從其游學博通經術大將軍鄧隲聞融名召

為舍人不肯應命客於涼州既饑困乃悔而歎息遂往應隲召校書東觀時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謂宜講武校獵重述蒐狩之義頌奏忤太后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安帝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鼓琴吹笛不拘儒者之節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二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鄭氏不敢復違忤埶家遂為梁冀草奏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蔡邕字伯喈師事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感東方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作釋誨（楊雄作解嘲班固作荅賓戲崔駰作達旨）校書東觀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堂谿楊賜丹颺等正定六經文字邕乃自書工於碑使單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

正焉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説等撰補後漢記十意有律歷意禮意樂意郊祀意天文意車服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所著詩賦碑誄銘讃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唐諸儒

唐高祖天下略定即詔國學置生員太學四門學郡縣學生員各有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祕書外省別為小學太宗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文未嘗少怠正觀六年詔能通一經者得補吏并置書筭二學皆有博士自元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又讎正五經謬缺須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粹臧戾切章句為義疏因詔前代通儒梁皇侃口旱切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洪正張譏隋何安劉炫子孫並加引擢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正觀元宗詔群臣及府郡舉通經士

而褚元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傳彙群書
至六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祿山之禍两都所藏一為灰埃自揚
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議黜進士後文辭亦弗
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紀由是觀
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於易也。〔陸德明〕德明名元朗以字行
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為國子博士論撰甚多傳於世後
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傳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顏師古〕注班固漢
書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急就章。〔孔穎達〕穎
達與顏師古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
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
定永徽二年詔國子三館學士考正之於是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
加增損書始布下正觀中講以能問於不能。〔蕭德言〕太宗欲知前世
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及百氏帝王所以興衰上
之帝愛其書傳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敬播〕時孔

穎達顔師古撰次隋史詔播詣祕書內省參纂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始播與許敬宗撰高祖實録又撰太宗實録房元齡皆稱播陳壽之流亞元齡患顔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掇其要為四十篇是時漢書學大與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

路敬淳唐初姓譜學惟敬淳名家其後柳冲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

王元感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薦之下詔褒美以為儒宗。

褚無量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請繕録補第以續祕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箱部彙整比無量為之使因表盧僎陸去泰王擇從徐楚璧分部讎定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一館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益缺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西完徙書麗正殿更以脩書學士為麗正殿直學士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

元行冲先是馬懷素撰書志褚無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冲代之元宗自註孝經詔行冲為疏立于學官。

啖助淹該

經術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先其綱條為例統
助變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

群書考索卷之七

前集

群書考索卷之八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六經門

六經總論下

隋志　經籍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寔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橐籥也其為用大矣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術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跡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考之前載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之世史官尤備

紀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其贊冢宰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晉趙穿弒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子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書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總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不盡美不隱惡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之類是也暨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隳紊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頹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脩春秋而正雅頌遠禮崩樂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

言絶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横真偽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亂陵
夷蹐駁以至于秦秦政奮豺狼之心滅先代之迹焚詩書坑儒士以刀
筆吏為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説漢氏
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綿蕝之儀救擊柱之弊其後張蒼
治律歷陸賈撰新語曹參薦蓋公言黄老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
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説紕繆遂使書
分為二詩分為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蹐駁
不可勝言此其所以愽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
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愽
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秘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
自軒皇逮于孝成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於
孝武秘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劉向校經傳諸
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輙撰為
一録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叙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

乃徙温室中書於天禄閣上歆遂總括群篇撮其要指著於七略大凡
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
尤重經術四方鴻生巨儒負袠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
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
書部固又編之以為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
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
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鄭默始制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
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
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
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讃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但録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
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李充以勗舊簿校
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
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中年謝靈運造

四部目録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王儉又造目録大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人別撰十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二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梁初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秘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録又文德殿目録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録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沈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録一曰經典録紀六藝二曰記傳録紀史傳三曰子兵録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録紀詩賦五曰技術録紀數術六曰佛録七曰道録其分部題目頗有

次序剖析詞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缺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裁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始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強鄰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

為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蹟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録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録亦為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考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録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録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録挹其風流體例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

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故列於此志云

緯書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豊功厚利誠
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享則有天命之應蓋龜
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
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
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
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支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
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演并前合
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紀曆樞合神
務孝經句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郗萌集圖
緯讖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為讖律之注然其文
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或者又加點
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
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
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

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太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石渠議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施讎論易周堪孔霸等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各以經議對蕭望之平奏其議天子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白虎通

後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作白虎通令班固撰集其事凡四十篇今所存本乃四十四卷篇首於爵終於嫁娶大抵皆引經斷論都不載稱制臨決之語

漢校定中書五經

伏湛元孫元忌世襲湛爵為不其侯傳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元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內中之書其後元嘉中成

漢大學石經

蔡邕少博學好辭章術數天文妙操音律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與堂谿楊揚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書于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者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洛陽記大學堂前石經四部

盧植尚書三禮

盧植熹平四年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大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上書願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攷禮記失得裁定聖典刊正碑文

晉中經

晉得汲冢古文竹書詔荀勉撰次以為中經

五經通論

束晳

咸平重校七經疏義

咸平四年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等上重校周禮儀禮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三卷命模印頒行

五經鈎沉

晉楊方傳方為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沉更撰吳越春秋行於世○隋志五經鈎沉十卷

咸平龍圖閣五經圖見圖類

徐邈五經音訓

徐邈傳孝武帝始覽載籍招延儒學之士太傅謝安舉邈以應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摽明指趣撰正五經

音訓學者宗之

五經同異評

徐苗傳家貧好學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

巾箱五經

梁衡陽王均嘗手自細寫五經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以備遺忘

唐五經正義

唐太宗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五經疏名曰五經正義

五經精義

開元九年二月丙申詔褐安國等五經正義以五經精義為名

九經師授譜

韋處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譏其違

六經法言

唐韋處厚路隋撥五經粹要二十篇號六經法言（穆宗時）

唐石經

高重為國子祭酒與鄭覃刋定九經于石鄭覃文宗時為相以經籍刓
繆博士淺陋不能正建言顏與鉅學共力讎刊準漢故事鏤石太學示
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訛文刊于石

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正其訛文

唐新修六經要言

敬宗時崔郾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為十篇以便觀省

○諸子百家門

孝經類

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義一也孔子既序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後蒼諫議

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
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
合為一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
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
其立義與玄所註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
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王劭於京師訪得孔
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後遂
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
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
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出隋志

說齋孝經序云

孔子為曾參言孝道門人錄之為書謂之孝經更秦滅學漢河間獻王
得之顏芝家凡十八章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本出屋壁劉向校書
定著十八章至於唐諸儒說者且百家孝明皇帝詔諸儒集議劉知幾

詆鄭注請行孔傳司馬正非之力申鄭說帝乃釆集六家自為之注頒之天下以十八章為定元行沖為之疏本朝邢昺增損之力正義訓詁證引詳矣先正司馬公范公皆為古文指解所發明益以通暢夫孝百行之本學者所當先聖人之言簡嚴易直而天人備固非一家所能究其說故拾諸儒遺意相與講貫務通理而不飾文學者以筌蹄觀之庶幾不悖先聖人之意。正義云按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為河間顏芝所藏漢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名閨門一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為之也鄭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乞加商量遂依所請。曾參字子輿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受之業作孝經[illegible]傳子。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劭抑又

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玄宗序）。何休注訓孝經論語皆經緯典謨（本傳）。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明帝自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章句（後漢儒林序）。正觀十四年太宗觀釋奠於國子學詔孔穎達講孝經（禮樂志）。天寶三載大赦詔天下家藏孝經（唐元宗紀）

論語類

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録孔子既叙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荅及私相講肆言合於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緝而論之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張禹本受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魏陳群王肅周生烈皆為義說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

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
先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
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附于此
篇。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
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藝文
志。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
者也。仲弓子游等撰定論者綸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
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賢集
定故曰撰定也鄭元疏。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
則而象之矣。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龔奮夏侯勝
韋賢及子元成魯扶卿夏侯勝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語者
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
魯論王吉宋畸王卿貢禹五鹿充宗王生並傳之王吉名家。古論語
者自出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為

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于學官鄭元注本就魯論張包周之篇考之齊古為之注焉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群王肅周生烈之說為集解正始中盛行于世正義。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傳士。平帝詔召天下通知論語教授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本紀。王通隋末大儒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王績傳。或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相與為之爾當時孔子弟子雜記其言然卒成其書者魯氏之徒也柳論語辨正

孟子類

孟子名軻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出藝文志。魯公族孟孫之後師孔子之孫子思著書七篇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和退不能信三代

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可謂亞聖命世之大才也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内篇相與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公孫丑萬章之徒撰次難疑答問成書七篇後漢趙岐為章句析為十四篇唐林謹思以弟子記軻之言不能盡其意故演而續之作續孟子二卷本朝馮休謂孟子有可疑者或門人所增益乃作刪孟一卷司馬公有疑孟。孟子之書亦不必論其文之如何是直萬章公孫丑之徒所次耳何有於孟子哉延下試以唐陸善經孟子對今孫宣公所校定孟子斷可見其文之異同也晁以道答賈子莊書韓愈以為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攷之則知愈言非妄也其書孟子所見諸侯名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故予以愈言為然晁氏。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

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以所好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之書孟子列傳。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尊聖人之道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爾孟氏醇乎醇讀荀篇。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進學解

群書考索卷之八

群書考索卷之九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正
教諭譚璋校正

經史門

諸經

漢藝文志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愚因是以考諸經不能無說於此蓋自易太卜掌三易之法（皆出於伏羲）一曰連山（伏羲）二曰歸藏（黃帝）三曰周易（文王）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今藝文志云伏羲畫八卦文王重六爻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之屬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所謂周易者然也及秦燔書而易獨以卜筮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亦可謂全書矣然劉向以中古文校之惟費氏之經與古文同而孟梁丘之經則未免有盛欲悔亡之脫畧及晉太康之世汲冢所得易經雖與周易上下經合

而繇辭則異汲冢之書固不可盡信而孟梁丘之易則自商瞿子木傳之曰何者也乃復有參差焉何歟漢藝文志載易經十有二篇顏師古以為上下經及十翼故有十二篇自費氏始以卦象文言雜入卦中而陳元鄭康成之徒皆學於費氏故十二篇之易遂亡王弼分爻之彖辭各附當爻而古經遂不可復矣至於三易之名為杜子春之說則以連山為伏羲歸藏為黃帝為鄭康成之說則以連山為夏歸藏為商孔穎達之作正義則以連山氏為神農歸藏氏為黃帝其可不折衷於此歟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隋藝文志有歸藏十三卷冠於周易之首以本卦尚存姑備商之歟云自孔子討論墳典而所謂三墳之書在伏羲氏天皇則曰山墳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八者而已在神農氏人皇則曰氣墳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八者而已在黃帝氏地皇則曰形墳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八者而已三墳之目見於孔安國而漢藝文志已不載本朝元豐中毛漸因奉使西京得之其中姓紀一篇皇策一篇政典一篇嗣征引政典孔氏注乃謂夏后為正之典籍今正典之文頗合

豈僞邪館閣書目云皆依托也夫子斷自唐虞以下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足書百篇此所謂書者然也柰何秦火之餘濟南伏生漢文帝時能尚書者天下無有命伏生之治老不能行鼂錯往受之以口授鼂錯而教於齊魯之間者不過二十九篇而已孔安國得古文尚書於孔氏之壁者比之伏生增多二十五篇安國始定爲五十八篇作傳而漢藝文志乃曰尚書古文止五十七篇鄭康成序贊以爲安國所定之書後又亡其一篇與安國之序不能相合劉向所校歐陽夏侯三家之經比之古文多有脫畧此蓋伏生所傳之本而馬融鄭康成所作尚書傳注如隋志所載乃云雜以經文非孔氏舊本蓋孔氏之書以巫蠱之事不復以聞遂至後漢其本遂絶閒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内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獨闕舜典乃取王肅之堯典分而續之自愼徽以下分之陸德明釋文云今之舜典乃王肅本也自是歐陽夏侯之學馬鄭王肅之注皆廢而古文獨行於世矣即孔傳也若乃無偏無頗洪範之舊文也唐元宗以聲不協語

此乃唐今文尚書改而為無陂又命衛包易古文以從今文天寶三年猶未害也彼漢之張霸乃為百兩之篇文意淺陋劉向校之非是遂黜其書則何為偽妄若是哉有如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秦誓獻之與左氏國語孟子所用秦誓不同漢魏諸儒因疑其謬而齊建武中姚方興亦造孔傳舜典自言得之大航當時集議咸以為非而隋之劉光伯炫乃取以列諸本第人遂以為舜典之篇出於姚氏此蓋隋志及史通之所載者其真偽不待校而明也以至汲冢古書出於晉武帝咸寧五年汲郡人盜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祕府而荀勗撰次以為中經而後啓之殺益太甲之誅伊尹共伯之名和則與經傳甚戾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之殘佚者隋藝文志載之尚書之末果可信乎自三百五篇之詩刪於夫子更歷嬴秦其書獲全得非以諷誦不獨在於竹帛蓋於漢而後有齊魯韓毛之學此詩之所以分為四也然齊詩至魏而亡魯詩至西晉而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存自左氏為春秋傳三十卷魯太史而公羊十一卷名高齊人穀梁十一卷魯人名赤相繼為之後復有鄒氏十一卷

夾氏十一卷之傳而鄒氏無師而夾氏未有其書亦得以並名於世此春
秋所以分為五也然惟左氏至晉杜預而為之集解至隋而盛行公羊
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矣若乃禮之書自秦而後缺壞為甚高堂生傳
士禮十七篇而河間獻王又得古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出鄭氏六藝論
經典釋文所引其十七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則多異其外則逸禮是也至劉
向考校經籍因而第之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
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
戴之學融又是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是也高堂
生所傳士禮即今之儀禮也禮記之作出自孔氏然正禮殘缺無復能
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曾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七十子之徒
共撰所聞以為記而月令則呂不韋所脩王制則漢博士所錄緇衣公
孫尼子所撰蓋非復古之全書矣秦始皇深惡周官至於漢武帝開獻
書之路周官一經既出於山巖屋壁之間而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
得見焉其後劉向校理秘書始得著錄然亡其冬官一篇乃以考工記

足之[隋]志又云河間獻王以千金求冬官不可得遂足以考工當時諸儒共排以為非是劉歆獨識之後又有杜子春者能通其讀而鄭衆賈逵之徒皆傳其業焉然[隋]志以為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缺冬官一篇而六藝論則以為周官壁中所得六篇而同異既未可知盖非古之全經矣至於[漢]藝文志所載孝經古文有二十二篇之分而字讀皆異至劉向典校經籍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論語古文有二十二篇之別而[齊][魯]二家篇目又別不同祈堯曰以為從政分子張為二篇是古論之殊也增問王與知道是齊魯之異也後張禹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而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志無師說然考之當時論語之傳授[齊]則有王吉貢禹之[齊][魯]有龔奮蕭望之張禹之屬前藝文志而孝經又有後蒼翼奉華相傳以名其家此所以不絕於後世歟雖然經固出於聖人也乃若輔翼而推明之則諸儒之功焉自[西漢]之後其擬其續之者有其人矣楊雄之太元王長文之通言是所以擬乎易也晉著書四卷名通言有文言闕象時人比之太元可用卜筮孔衍刪取典言而作[漢]尚書白居易作湯征篇以補逸

書王通取漢之制誥詔策而謂之續書起漢魏盡晉中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
者十篇孫王勃補缺逸定著二十篇陳正卿唐纂漢唐以来詔策章疏而為續尚書是所
以擬乎書也束晳之補亡六篇王通之續詩以備六代而有化政頌歎
之名是所以續乎詩也魏諡之類禮是又續乎禮者也晉摯虞晉時之人
漢晉春秋始光武而終晉愍王文中之元經首太熙而止開皇孔衍之
漢春秋檀道鸞之晉春秋章述吳兢之唐春秋此又欲續乎春秋者也
其傳而訓釋之者亦有其人矣以言乎易則崔篆之易林後漢建武初六十四篇用
決吉凶王弼之大衍論魏尚書即陸德明之文句義疏李鼎祚之集註裴
通之易書王勃之周易發微以言乎書若伏生之大傳劉向之洪範五
行傳說向在成帝時乃集合上古以来歷春秋六國至周秦漢有祥瑞災異劉陶之中文尚書東漢連傳事
禍福著其占驗此類相從九十一篇專為鳳兄弟設也牟長之尚書章
句王肅之尚書釋駁李顒之尚書新釋以言乎詩則若鄭康成之詩譜
王肅之毛詩義駁楊義之辨異許叔牙之纂義唐正觀時為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作為
十篇高智周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陸機之草木蟲魚疏楊嗣復之草木蟲魚圖唐開成中文宗

命集賢院脩撰詩草木虫魚圖并會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以言乎禮則若馬融之周官傳
十一卷傳元之周官評論陳邵駁戴聖之月令章句十二卷何承天之禮論三百
十卷崔靈恩之三禮義宗三十卷丘敬伯之五禮異同張鎰唐之三禮圖九卷
皇侃之禮記講疏百卷賈公考之禮記正義六十卷而周禮儀禮又合爲之
跡焉若春秋繁露則作於董仲舒春秋釋例攷穀家譜第本為傳設春秋長曆脩成
一家之學則作於杜預春秋調人左氏解也公穀皆為經傳中朱書以別之春秋全綜則作於劉
兆晉兆謂春秋二經三家殊塗諸儒之議紛然乃合三家之異取周官調人之義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有不合者取其長短以通之春
秋義函則作于于寶春秋纂例則作於高重文宗好左氏高重時為翰林學士乃分諸國名為書
藝文字春秋纂例四十卷是也左氏解誼則作於伏虔公羊注作於何休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
大體乖乃更注公羊多有新義又注於王接穀梁集解作於范甯晉惠將補尚書殿中郎常謂以穀梁未有
善辭遂沈思積年為之為世所重而又作於徐邈春秋通例則作於陸希聲病諸儒執一槩是紛
然故作此通理經趣春秋三傳總例則作於韋表微此則春秋之學也孝經義疏
則作於皇侃孔穎達孝經制旨一卷則作於唐元宗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為疏立于學官
廣孝經則作於徐浩乾元二年上計十卷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以成帝好故作此以獻論

語釋疑則作於王弼注則作於韓愈注辨則作於張籍而賈公彥又爲論語孝經之疏此則論語孝經之學也若乃五經音訓則作於晉之徐邈（孝武帝覽載籍招延儒學之士謝安舉邈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旨趣故作此書學者宗之）九經師授譜則作於唐之韋處徹（以學者講肄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師故作此以試其達）五經勾沉則作於晉之楊方（隋志云五經勾沉十卷方特爲高梁太守積年方成）五經異評則作於晉之徐苗（苗家貧好學遂爲儒學宗）五經微旨則作於唐之張鎰六經外傳則作於唐之劉貺九經要句則唐李適實撰之（德宗時）（德宗時撰五經粹要二十篇）六經法言則唐韋處厚等實爲之（敬宗時鄭覃高重類爲十篇以便觀省）六經要言則唐崔郾等實爲之五經精義則唐楊安國等實爲之（開元九年詔名曰云云）至於漢之五經則定於蔡邕楊賜之徒唐之石經又定於高重鄭覃之屬此又兼通諸經之儒也諸儒之功亦多矣而唐之劉子元乃獨不然其作史通也於尚書論語則有疑古之十條於春秋則有五靈羨十二未論之論噫聖人之經而猶有疑焉亦足以知子元之學矣

漢石經

邕為東觀議郎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與楊賜韓說單颺等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石於太學之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且觀視及模寫者車乘日千餘兩洛陽記太學堂前石經四部。盧植熹平四年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上言願請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攷禮記得失裁定聖典刊正碑文

唐石經

鄭覃文宗時為相以經籍刓繆博士淺陋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共力刊讎準漢故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琳等是正其文刊于石文宗定五經鏤之石張參等定正其訛文

儀禮

韓愈嘗苦儀禮難讀以為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班固志藝文以魯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儀禮同大宋朝樂史謂儀禮有

可疑者五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教授一疑也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寧不獻之朝乎班固七畧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始行二疑也聘禮篇所記賓行饔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罋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之說不同三疑也其中一篇喪服蓋講師設問難以相辯釋之辭非周公之書四疑也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乎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之事不及於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太平之時豈不設天子之禮五疑也今攷其書猶有可疑者且吉凶賓嘉皆有其禮而軍禮獨闕焉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焉鄉飲酒之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禮之等有四冠昏之篇皆冠以士夫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録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以至言本末之異同孔子言周禮為本儀禮為末賈公彥言周禮為末儀禮為本論章疏之詳畧齊黄慶之舉大畧小經注疏畧隨李孟哲舉小畧大經注稍簡是皆考

究精微者焉

諸子百家

自太史談為六家要指之論而劉歆所奏七畧有輯畧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伎之目班固作漢藝文志以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今攷藝文志之所載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曰小說此所謂十家者也而儒家則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則出於史官陰陽家則出於義和之官法家則出於理官以至於名家之出於禮官墨家之出於清廟之家縱橫家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則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則出於稗闔官則亦未有無所本者然孟堅所謂可觀者九家而於小說家則曰君子弗為得非說家或在所指乎孟堅於諸子千家之外又有兵家天文歷譜五行醫經皆刪劉歆七畧之說以備于篇者也後世分四部之書而諸子百家皆列於子部豈亦倣孟堅之體乎隋書之志經籍唐書之志藝文儒道法家名墨縱橫之類大抵與班固而陰陽之家不列於目而唐志又益以雜藝術

類然後諸子百家之書爛然可知也夫所謂儒家者何也唐藝文志若晏子
則為晏平仲之書曾子則謂曾參之書公孫尼子則為七十弟子唐志無七
十弟子四字之書隋志董子則為戰國董何心之書難墨子魯仲連則為魯連子
之書漢作魯仲連子鹽鐵論則作於亘寬潛夫論則作於王符昌言則作
於仲長統申鑒則作於荀悅魏子則作於後漢之魏明本明年子則作於
後漢之牟融中論則作於魏之徐幹體論則作於魏之杜恕法訓則作
於蜀之譙周續說苑則作於唐之劉貺古今說苑則作於唐之李吉甫
若乃新語則作於漢之陸賈新書則作於賈誼隋志云賈子十卷新序則作於
劉向成帝永始元年亘子新論則作於亘譚顏子新語則作於顏譚志林
新書則作於虞喜而夏侯湛華譚亦皆有新論之作王子正論則作於
王肅表子正論則作於袁準正言則作於于寶正覽則作於梁周捨而
唐之褚光羲亦有正論之作此豈非儒家者歟所謂法家者何也唐藝文志
鬻子之出於鬻熊唐志作熊道德經之出於老子名耼鄭氏傳其學田子之出
於田駢莊子之出於莊周列子之出於列禦寇廣成子之出於商路公

張太衡注蘇子之出於蘇彥宣子之出於宣騁陸子出於陸雲抱朴子內篇之出於葛洪而黔婁子則出於齊之隱士漢志鶡冠子以鶡鳥毛爲冠則出於楚之隱人隋志文子之書雖曰出於老子弟子而班氏以為似依托者此豈非道家者歟所謂法家者何也唐藝文志管吾夷之有管子商鞅之有商君書謹到之有謹子申不害之有申子韓非之有韓子晁錯之有新書董仲書之有春秋決疑崔寔劉廙魏之有政論魏亘範之有世要論梁劉邵之有法論杜佑之有管氏指畧此豈非法家者歟所謂名家者何也唐藝文志若鄧析子則鄭人與子産同時者若伊尹文子則與宋鈃形俱游稷下者若公孫龍子則為堅白之辨者若惠子則所謂惠施而與莊子並時者漢志至於魏盧毓之九州人士論劉邵之人物志梁姚信之士緯范謐之辨名苑杜周士之廣人物志唐志此豈非名家者歟曰墨子唐藝文志則為墨翟之作曰隋巢子曰胡非子則為墨翟弟子之作漢志沉句出此所謂墨家者然也曰蘇子蒯列則為蘇秦之書曰張子則為張儀之書而鬼谷子者隋志以周世隱人目之唐志以蘇秦目之而皇甫謐樂壹輩

有鬼谷之注梁元帝有補鈌子之作唐志此所謂縱横家者然也若尉繚
子唐志則作於六國時之尉繚尸子則作於魯人之尸佼呂氏春秋之作
於呂不韋淮南子之作於劉安論衡之作於王充風俗通義之作於應
邵說林之作於孔衍抱朴子外篇之作於葛洪金樓子之作於梁元帝
古今注之作於崔豹續古今精義之作於唐周蒙類苑之作於劉孝標
群書治要之作於魏證帝王畧論之作於虞世南理道要訣之作於杜
佑此所謂雜家者然也四人月令之作於崔寔齊民要術之作於賈思
勰荊楚歲時記之作於宗懍玉燭寶典之作於杜臺卿秦中歲時記之
作於李綽四時纂要之作於韓鄂而范子計然之書則范蠡與計然之
所問荅此所謂農家者然也張華之博物志顧協之瑣語劉義慶之世
說劉孝標之續世說裴子野之類林其皆小說之謂乎以孫子之兵法
而魏武帝杜牧賈林輩皆爲之注武帝又爲之續以吳起之兵法而貫
翊孫鎬亦註釋之若曰六韜隋志以爲太公之作而漢藝文志止曰太
公二百三十七篇初無此書之名雖有周史六弢載之於志然注言惠

襄之間或顯王時或曰孔子問馬顏師古即今之六韜而亦不指爲太
公之書則不知隋志將何所據邪有如黃帝之太一兵曆太公之金匱
三宮兵法隋志穰苴之司馬法黃石公之三畧魏武帝之兵書接要司馬
彪之兵記孔衍之兵林李靖之六軍鏡吳競之兵家正史李德裕之西
南備邊錄其兵法之謂乎靈憲圖之渾天儀則張衡爲之渾天象注則
兵王蕃爲之天儀說要則陶洪景爲之靈臺秘苑則庾李才爲之而釋
周髀乾坤秘奧法象志則李淳風爲之（與天則集）以至石氏之星經傳讀并
氏之四七法其皆天文之謂乎若曆譜十八家見於班氏之志而四分
曆則李梵爲之景初曆則晉陽偉爲之曆術則何承天崔浩皆爲之皇
極曆則劉焯爲之曆義則浮屠一行爲之九章重差則爲之於劉向算
經則爲之於張正建韓延夏侯陽九章算術則爲之於徐徽徐岳九章
算經五曹算經則又甄鸞爲之其皆曆算之謂乎京房則有周易占周
易林焦贛費直管輅則有易林而費直則又有易內神靈郭璞則有周
易新林晉史緯則有龜經是所謂五行者也秦府十八學士及凌煙功

臣則閻立本圖之開元十八學士則商敷韋無忝圖之是所謂雜義者
也若皇帝素問黄帝甲乙經黄帝八十一難若扁鵲内外經若岐伯灸
經是又所謂醫經者也而班氏之志有曰儒家者流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高噫不知是何以見儒術之尊非諸家
之比歟嘗觀荀卿論十二子有曰今之世飾邪説文奸言以亂天下倱
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是他囂魏牟也漢志有公子牟恐情性以興爲高不
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是陳仲史鰌也上功用夫儉約而慢差守是墨翟
宋鈃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不可以經國定分是謹到田駢
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説辨而無用是惠施鄧析也然皆持
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者也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子思
唱之孟軻和之世俗准唯然不知其非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今夫
仁人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説如
是則天下之害除聖主之迹著矣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有曰陰陽之
術太詳而多是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禮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而強本節用者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者使人儉而善失真然而正名實不可廢也道家者使人精明專一動合無形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班固之論九家有曰者儒家者流助人君明教化游心於六經之中留義於仁義之際於道最為高唐虞之際商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也道家者流清淨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絕去禮學兼棄仁義陰陽家者流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舍人事而事鬼神法家者流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任則法而傷恩薄厚名家者流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此其所長也警[illegible]者為之

則折亂而已墨家者流貴儉兼愛上賢古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也及敝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別親疎縱橫家者流權事制宜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雜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農家者流播百穀勸農桑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小說家者流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義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夫諸子者皆起於王道既衰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持說取合諸侯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文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才也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觀太史公於儒不深取論道家甚詳無所病意者習見漢初之事曹參以清淨治天下而百姓無擾自後儒者出來變更紛紛而擾卒無所補太史公之所以病儒者非果以儒為非乃陋漢儒耳不然太史

公說詩書禮樂春秋以為學者至今則之夫豈以儒者為無益哉觀
史遷與董生論春秋一叚亦可謂識得儒者

河圖洛書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劉牧以為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
殊不知河圖稽羲洛書錫禹經傳之明文古今之通論也故劉歆馬融
孔安國之徒謂天授伏羲以河圖錫禹以洛書然天數二十有五地數
三十不可易也而河圖之數則四十有五洛書之數則五十有五其不
同者何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今大衍之數止於五十又何也盖五者
中數也在五行曰土今以四時論之木王於春火王於夏金王於秋水
王於冬惟土分王四季十有八日共成七十二日以藏四時之間而成
歲功也今大衍止五十盖三才分四象著五者退藏於密也其用四十
有九由體起用也分而為四十有九合而為一然則無為而為者其惟
五乎河圖者大衍之本也其數五居中而一與九次之三居乎左之中
四與八次之七居乎右之中六與二又次之總為四十有五而止盖虛

十者是亦上也盖大衍所虛者生數也河圖併與成數而虛之然河圖
或縱或横皆十有五今以五居中象易之太極也虛十於中並不縱不
横亦十五也豈天地密意歟若洛書其疇雖九數亦五十有五五行也
五事也八政之典五紀也六三德之與十稽疑也八庶證也五福之與
六極也唯大衍之五十皇極五也特不言數豈非非數之數然後於數
之中而有所統會也然則易之太極河圖之五洛書之皇極經天緯地
宗主萬變乃象數出入之門皆不離乎此也孰謂天地五十有五河圖
四十有五洛書五十有五而有異者哉雖然易與洪範相為表裏後世
吕不韋取而著之月令楊雄以是而章太元劉向以是而作五行傳班
固范曄以是而作五行志皆第相沿仍宜其一揆而或異同何也易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又曰天數五地數
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則
數至於五而不及於六七八九十何也月令春秋則其數八夏則其數
七中央其數五秋則其數九冬則其數六又不及於二二三四十何也

太元經曰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又不言於十何也洪範則以水火木金土為序易則不言大禹謨則以水火金木土穀為序而增穀為六府者何也月令則以木火土金水為序太元則以木金火水土為序班固劉向以水火土金水為序范曄則以木金火水土為序又何也蓋易不言水火金木土者以旣寓於四象則不待言而理自存猶禮官不言乘象也其洪範不及於六七八九十者即其生數可以見其成數也太元經曰一德而作二生一刑而作五尅五生不相殄五尅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父子之道也不相逆乃能相治君臣之道也大禹謨之言以水治火以火治金以金治木以木治土以土治穀相治之理也增穀為六府者土爰稼穡禹論其可歌之功也呂不韋月令據夏小正以正四時則以德之盛者言之也劉向倣月令而作傳班固擬劉向之傳而作志故其序一與之同皆取相生亦猶制地之律以資生為功故黃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羽之義也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相守楊子雲擬易而

作太元故合生成之數範睢作志則本太元而衍曆故其亭與之合以
自下尅上為言木受制扵金金受制扵火火受制扵水水受制扵土皆
取相制之義也

太衍

易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又曰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扵天地之數減其五
也韓輔嗣曰演天地之數所頼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
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
極也然則五十有五乃天地陰陽奇耦之數非謂衍天地之策也衍天
地之策則夫五退藏扵密其數所以止扵五十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天地之極數也太衍之數五十天地之用數也京房則曰五十者謂十
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地之天生氣也馬季良曰
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
行五行生十有二月十有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

有九轉運而用也荀爽則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有八加乾坤二用
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四十有九也鄭康成則曰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者以五行氣通於萬物故減五
太衍又減一故四十有九也姚信董遇則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
六以象六爻之數故減六而用四十有九顧懽則曰此五十數以數神
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以明不可言之義數子之言皆未為得
而韓輔嗣近之京房知二十八宿之小而遺其七政之大季良不知四
者同氣而總名耳荀爽以八卦言之加乾坤以足之則又重舉乾初九
之一爻諸說亦迂矣蓋天一下降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地二上騰與
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天三左旋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地四右轉與天
九合而生金於西天五寅運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以奇生者成而耦
以耦成而奇天陽也故其數奇地陰也故其數耦其耦相合而五十有
五之數備太衍之數減其五者五行之用也虛其一者元氣之本也蓋
天五為變化之始散在五行之位故中無定象天始生一肇有其數也

而後生四象五行之數令焉而虛一不用是明元氣為造化之宗居尊
不動也既以減五又以虛一然後以四十有九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
儀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揲其餘皆
以四為數以象四時四揲之餘歸此餘數於所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
再扐而後掛以陽爻之六一爻三十有六策六爻故二百一十有六也
陰爻亦六爻二十有四策六爻故百四十有四也凡三百有六十此舉
中道以言之

策者揲而所得之數乾坤之策皆取老陰老陽之數老陽之數三十
有六六之故乾之策故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六之則
坤之策故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陰
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合為策故象萬物也

當期之日二篇之策

乾坤之策皆一定之數出於大衍者也故大衍之數先天地而乾坤
之策次之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夫大易之數何也參天兩地之數也所以參天者天秉陽八卦之陽爻皆得參天之數

參天一爻當三三為九

所謂兩地者

兩地蓋坤六斷則一當二故也

地秉陰八卦之陰爻皆得兩地之數惟陽爻得參天之數故乾之陽爻三得自然之數九當揲蓍之際三揲俱少則計所揲之餘得四九之數所以為老陽惟陰爻得兩地之數故坤之陰爻三得自然之數六當揲蓍之際三揲俱多則計所揲之餘得四六之數所以六為老陰三男之爻一陽而二陰得自然之數七揲蓍之際兩多一少則所揲之餘得四七之餘而七為少陽者自然之理歟三女之爻一陰而二陽得自然之數八揲蓍之際兩少一多則所計揲之餘得四八之數而以八為少陰者自然之理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止於四十有九而九七八六之理存陰陽老少之理明增之一則於揲為贅不可也減之一則於揲有歉

不可也此自然之數歟河圖得自然四十五之數洛書得自然五十五之數亦猶周天之度周朞之日或羸或縮亦皆本於自然也或者求九七六八之數而不得考陰陽老少之理而未明乃謂陽動而進以進爲文故少七而老九陰動而反以反爲文故少八而老六又惑於不用十爲老少之說乃謂臣不可以加君陰不可以加陽故不用十而用八則其於自然之理蓋亦昧而不通者歟昔子雲作太元以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虛其三而用二十有三司馬作潛虛三百六十四變變蓍一日以周朞數亦本於自然數之理也所以蓍之德圓而神顧取而用之如何耳

群書考索卷之九 畢

前集

群書考索卷之十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諸子百家門

諸子類

家語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後序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造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

吾仕京師切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同上

按班固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顏注云非今所有家語則以肅之所注者在可疑也館閣書目

國語 戰國策孔衍春秋後語司馬彪九州春秋

左丘明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為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

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

自古名儒賈逵 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 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

之流三傳之叵暨縱横互起力戰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二卷孔衍又為春秋後語除三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此則春秋亦盡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漢司馬彪又録漢事因為九州春秋尋其統體亦近代之國語也。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驚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一有知字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柳文作非國語序

爾雅

張晏漢藝文志注云爾近也雅正也魏張揖上廣雅表言周公著爾雅一篇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是知周公所作也今俗所傳爾雅三卷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陸德明釋文云釋古蓋周公作邢昺疏云釋詁一篇相承以為周公作但其文有周公後事故先儒共疑

焉漢藝文志爾雅二十篇今為十九篇郭璞注陳淡博士孔鮒撰小爾雅十三章甲衍詁訓張揖廣雅三篇今逸雅廣雅音存隋曹憲因張揖廣雅附作音解更為十篇避煬帝諱改廣為博雅今存十卷李商隱以蜀語為蜀爾雅李𭹴書目劉温潤採擭羗夷之言以華音釋之為羗爾雅宋朝嘉祐中。神宗朝陸佃因進對論物性進說魚說本二篇自是益加論撰成埤雅二十卷以館閣書目脩

[西漢]郭威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劉歆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徒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劉向以謂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西京雜記。若言胡不承權輿及緇衣之席兮此[秦康][鄭武]之詩在周公之後明矣疏。歐陽公本義亦謂爾雅非聖人之書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之言爾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自爾以後世罕得聞至漢武帝時濟

南人終軍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故爭相傳授爾雅之業於是遂
顯其後繼注者十餘家猶未詳備陸德明敘錄犍為文學注二卷劉歆
注三卷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推此五家而已又五經正義援引有
某氏謝氏顧氏今郭氏言十餘千典籍散亡未知誰氏然皆未詳○夫
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注之濫觴為經籍之樞要
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以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
納民於善洎夫醇醨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繁方俗之語片言殊訓
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為鑽仰繇是聖賢間出詁訓遞陳周公倡之
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
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浸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
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辨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
悉其為注者則有犍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
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注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
形學者祖焉最為稱首其為義路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

不經師匠今既奉上勅校定考按其事必以經籍為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為主。爾雅小雅漢書藝文志有爾雅又有小雅唐藝文志有郭璞注爾雅又有李軌解小雅。廣雅唐藝文志張揖廣雅四卷。博雅唐藝文志曹憲博雅十卷。李文成博雅志十三卷（唐藝文志雜家類也）埤雅朱朝陸佃作。續爾雅唐藝文志劉伯莊續爾雅。邢昺爾雅疏成平四年上

子思

名伋孔子孫著書二十三篇

漆雕子

名啓後孔子弟子著書十三篇

宓子

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著書十六篇

景子

著書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李克

子夏弟子魏文侯相著書七篇

晏子

齊大夫晏嬰按漢志云晏子八篇隋志云晏子春秋七篇今館閣書目云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為後人採嬰行事而為此書故其書卷頗多於前志。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尚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史記。謚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

曾子

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脩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蓋後人摭出而曾子

荀子

荀卿趙人名况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學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荀卿為秀才年五十始求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荀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荀卿後孟子百餘年荀卿以為人性惡故為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趙人名况唐楊倞注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按史記初况以讒適楚為蘭陵令應聘諸侯卒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師之著書數萬言宋朝撰削荀子疵一卷。韓愈讀荀子曰攷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也

魯仲連子

魯仲連子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齊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史記十四篇藝文志齊人以談說遊諸侯不願於仕宦退隱海上著此書藝文志

孔叢子

孔叢子陳涉博士孔鮒撰一名盤盂取其事雜也又益以連叢二篇合為二十三篇田盼傳曰學盤盂孔甲諸書

揚子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本傳。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晋灼曰九州之箴也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心與放依而馳騁云本傳。雄見諸子次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雖小辨終破大道故時人有問雄常用法應之者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文中子

隋王通所與門人荅問薛收姚義集而名之曰中說唐杜淹為序宋朝既逸住宋咸以文中悉模論語句迹仲尼事且謂李靖陳叔達房魏諸公未嘗師事作過文中子又為駁中說凡二十二事共十卷。王福畤

記正觀初杜淹問王疑曰子聖賢之弟也有聞乎仲父曰疑亡兄嘗講道於河汾亦嘗預於斯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人咸有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之曰中說玆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之家仲父曰疑以喪亂以来未遑及也退而決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銓次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洛州從事又以中說授予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論語之記乎儒子奉之無使失墜因而辨類分綜編為十篇

百家類

儒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師古曰祖始也述修也憲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堯舜為本始而道脩之以文王武王為明法人師尊仲尼之道）於道最為高孔子

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於人有所稱譽者則試以事取其實效也譽弋於反唐虞之降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師古曰辟讀曰僻苟以譁衆取寵師古曰譁衆也寵尊也譁呼華反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漢藝文志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說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脩正六經三千之徒竝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思孫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為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隋經籍志

諸儒竝見前類

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

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漢志。道者蓋為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賾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為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為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脩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狂狷為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矣

管子

管夷吾者潁上人也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史記本傳）。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記贊）

弟子職一篇

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前藝文志）。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乎平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之正也秦誓專伐征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其亡護亂也及其滅中匡之國而後見其行事譏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爽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於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

與之覇是諸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為覇也異齊遠矣桓正文譎夫桓之為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為譎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人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不幸桓之早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早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夷之功皆遠畧也儒識覇信刑賞豈王者誠民哉覇嚴政令豈王者怠忽哉覇鄉方畧豈王者不先謀哉覇審勞侯豈王者暴師哉覇謹畜積豈王者使民不足哉亦時夷狄內聘大者衰盛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名之不止然柰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此其攘也

【老子】楚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周禮於老子。老子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

其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出史記

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戰國時蒙人莊周撰其旨宗於老子晉郭象注唐成元英又為之疏

列子者鄭人也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為宗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列子書舊二十篇西漢劉向去重複存者八篇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

抱朴子葛洪元帝時著書不輟其自序曰世儒莫信神仙之書故儒所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據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洪博物深洽江左絕倫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姓呂名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出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漢藝文志

孫子武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見史記○作孫子十六篇藝文志

陰陽家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漢志

天文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漢藝文志。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書稱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脩謫見于天日為之蝕后德不脩謫見于天月為之食其餘孛彗飛流見伏陵犯各有其應周官馮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是也小人為之則指凶為吉謂惡為善是以數術錯亂而難明矣

歷譜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曆數者所以攗天道察昏明以定時日以處百事以辨三統以知阨會窮理盡性而至於命者也易曰先王以治曆明時書敘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閏又曰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其在周官則亦太史之職小人為之則壞大為小削遠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

五行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有

律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漢志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氣者也在天為五星在人為五藏在目為五色在耳為五音在口為五味在鼻為五臭在上則出氣施變在下則養人不倦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是以聖人推其終始以通神明之變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觀於來物觀形法以辨其貴賤周官則分在保章馮相卜師筮人占夢眡祲而太史之職實司總之小數者纔得其十𥈞便以細事相亂以惑於世隋志

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漢志○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

為之則杜哀衿絕仁愛欲以威劫為化殘忍為治乃至傷恩害親

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藝文志

游棣子一篇藝文志

燕十事十篇藝文志

商子戰國時公孫鞅撰史記言鞅少好刑名之學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子相類今其書具存

韓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唯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故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史記

李子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作李子三十二篇出藝文志

鼂錯 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傳本傳 ○鼂錯銳於為國遠慮
而不見身害贊作書三十一篇藝文志

慎子 戰國時慎到所撰四十二篇務刑名之學申韓稱之藝文志

名家類

名七家 三十六篇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漢志 ○名者所以正百物敘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為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大體出隋志 ○公孫龍子 戰國時公孫龍撰為堅白之辨假物取譬巽時君感悟而正其名實焉

鄧析 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師古曰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歂殺鄧析而用竹刑則非子產

所敍也藝文志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墨家

墨六家八十六篇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漢志○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為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為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疏也隋志

○墨子宋大夫墨翟撰其說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今自親士至雜守為六十一篇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

從横家

從横十二家百七篇從横家者流蓋出扵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扵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從横者所以明辨説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説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為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扵賊害忠信覆邦亂家 隋志

鬼谷子周時髙士姓名不聞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受以捭闔分其書三卷

蘇子三十二篇蘇秦者周雒陽人師習鬼谷先生○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 史記

【張子】十篇張儀魏人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三晉之權謀之士夫言從衡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史記）

皇明正德戊辰
慎獨齋新刊行

群書考索卷之十 畢

前集